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明

感通下　正傳四十五　附見二人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

隋京師經藏寺釋智隱傳二

隋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

隋京師勝光寺釋明誕傳四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璨傳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傳六

隋京師勝光寺釋寶積傳七

隋京師仁法寺釋道端傳八

隋京師勝光寺釋道粲傳九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傳十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傳十一

隋京師日嚴寺釋曇瑎傳十二

隋京師隨法寺釋道貴傳十三

隋京師玄法寺釋僧順傳十四

隋京師沙門寺釋法顯傳十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世傳十六

隋京師靜覺寺釋法周傳十七 [illegible]

隋京師延興寺釋慧誕傳十八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傳十九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第二張

隋京師弘善寺釋智教傳二十
隋京師沙門釋圓超傳二十一
隋京師光明寺釋慧藏傳二十二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寶憲傳二十三
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明傳二十四
隋京師真寂寺釋曇遷傳二十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曇觀傳二十六
隋京師延興寺釋靈達傳二十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昕傳二十八
隋京師空觀寺釋玄鏡傳二十九
隋京師弘濟寺釋智揆傳三十
隋京師勝光寺釋僧範傳三十一
隋京師淨影寺釋寶安傳三十二
隋京師仁覺寺釋寶巖傳三十三
隋京師無漏寺釋明馭傳三十四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生傳三十五
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性傳三十六
隋京師沙門釋辯寂傳三十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靜凝傳三十八
隋京師揚化寺釋法揩傳三十九
隋京師轉輪寺釋智能傳四十
隋京師真寂寺釋曇良傳四十一
隋京師靜法寺釋智嶷傳四十二

隋京師沙門釋道嵩傳四十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道顏傳四十四
隋京師淨影寺釋淨辯傳四十五

釋道密姓周氏相州人初投耶舍三藏師習方藝又從鄴下博聽大乘神思既開理致通行至於西梵文言継迹前烈異術勝能聞諸齊世隋運興法翻譯為初勅召入京住大興善師資道成復弘梵語因循法本留意傳持會仁壽塔興銓衡德望尋下勅召送舍利于同州大興國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此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户紫氣滿庭狀如樓闕色染人衣內外驚禁嬭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

識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內
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妣
來抱忽見化而為龍驚遑墮地尼曰
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
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
法當滅由兒興之而尼沉靜寡言時
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
年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餘歲略不
出門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著法
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
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祚後每
顧群臣追念阿闍梨以為口實又云
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
道人裏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鍾
聲乃命史官王劭為尼作傳其龍潛
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為大興國
寺因改般若為其一焉仁壽元年帝
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磓試
之宛然無損遂散於州部前後建塔
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尼多看靈
相故其銘云維年月菩薩戒佛弟子
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
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

興民廣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諸
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
為弟子法界幽顯三塗八難懺悔行
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
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諸
衆生發露懺悔文多不載客以洽聞
之譽送此寺中初下塔時一院之內
光明充塞黃白相間兼赤斑氣旋遶
朗徹久而乃滅道俗內外咸同一見
寺有四門門立二碑殿塔廊廡及以生地
莊嚴綺麗晃發城邑仁壽之末又勅
送于鄭州黃鵠山晉安寺掘基至水
獲金像一軀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
塔時野鳥群飛旋繞塔上事了便散
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下沒基內
又放螢光後遂廣大遶塔三匝寺本
高顯素無泉水泊便下汲一夕之間
去塔五步飛泉自涌有同浪井廣如
王劭所紀及大業伊始從治雒陽上
林園中置翻經館因以傳譯遂卒於
彼所出諸經如費氏錄
釋智隱姓李氏貝州人即華嚴藏公
之弟子也自少及長遵弘道義慧解

所傳受無㝵請而神氣後卓雅尚清
虛時復談吐聽者忘倦開皇七年勅
召大德與藏入京住大興善通練智
論阿毗曇心及金剛般若論明其窟
穴至十六年以解兼倫例須有紹隆
下勅補充講論衆主於經藏寺還揚前
部仁壽創福勅送舍利于益州之法
聚寺寺即蜀王秀之所造也道適卭
蜀開化弥㫖傾其金貝尋即成就晚
又奉送置塔莘州天雨異花人得半
合又放紫光變為五色盲者来懺歘
獲雙目捨杖而歸風躄等病其例皆
尒及將下瘞天雨銀花放白色光前
後非一正入塔時感五色雲下覆函
上重圓如盖大鳥六頭旋遶雲閒門
訖俱散隱以事聞帝大悅付於著作
卒於京室
闍提斯那住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
群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
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
其坼側獲一石碑文云東方震旦國
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
寶起舍利塔彼國君臣欣感嘉瑞相

慶希有乃募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
相初發祖送並出王府路逢賊掠所
遺蕩盡惟餘數人逃竄達此以仁壽
二年至仁壽宮計初地裂獲碑之時
即此土開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載方
達東夏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諸州起
塔天祥下降地瑞上騰前後靈感將
有數百闔國稱慶佛法再隆有司以
事奏聞帝以事符大夏陳迹東華美
其遠度疑是證聖引入大寶殿躬屈
四指顧問群僚解朕意不僉皆莫委
因問斯那又解意不荅曰檀越意謂
貧道為第四果人耶實非是也帝甚
異之乃置于別館供給華重膳夫以酒
醇和麵擬為麨調候時不起因以問
那荅曰此不合食便用水溲煑之與
常醇者不異上問今造靈塔遍於諸
州曹陝二州特多祥瑞誰所致耶荅
曰陝州現樹地藏菩薩曹州光花虛
空藏也又問天花何似荅曰似薄雲
母或飛不委地雖委地而光明奇勝
帝密以好雲母及所獻天花各一箱
用示諸人無有別者恰以問那那識

天花而退雲母及獻后去崩空發樂
音并感異香具以聞由巻回西方淨
主名阿弥陁皇后往生故致諸天迎
彼生也帝奇其識鑒賜綿絹二千餘
段辞而不受因強之乃用散諸福地
見感應傳

釋明誕姓史衛州汲人律儀行務履
顧前賢通十地地持起機講解攝大
乗論弥見弘演後入京住勝光寺温
柔敦厚性無迫暴有勅召送舍利于
襄州上鳳林寺基趾梁代雕飾隋初
顯敞高林跨谷連院松竹交暎泉石
相暄邑屋相望索然閑舉有遊覽者
皆忘返焉文帝龍潜之日因往礼拜
乞願弘護及踐寶位追惟往福歲常就
寺廣設供養仍又改為大興國寺及
誕之至彼安厝塔基寺之東院鑿地
數尺獲琉璃瓶內有舍利八枚聚散
呈祥形質不定或現全碎顯發神奇
即與今送同處起塔又下穿掘得石
銘云大同卅六年已後開仁壽之化
依撿梁歷有号大同至今歲紀勝歸
符會誕欣感嘉瑞乃表奏聞寺有金

像一軀舉高丈六面部圓滿相儀充
倫峙于堂內衆鳥無敢践足庭前樹
碑慶信文蕭雲書世稱冠絶誕歷覧
微猷講授相接終于本寺
釋明琛姓韋莒州沂水人十歳出家
二十受具中途尋閱備通經史禀性
調柔初不陳怒未及三夏頻揚成論
及涅槃經值廢教隱倫避世林澤還
資故業重研幽極周宣創開陟岵慧
遠寧侶登之琛時投足歸師諸部未
久深悟遂演於世講徒百數心計明
白聞隱析疑善通問難精慮勃興未
曽沉息加又福德所被聞見欣然勅
召入京住大興善仁壽初歳召送舍
利于蔣州之栖霞寺今之攝山寺也
本基盡異前傳具詳而琛情存傳法
所在追訪乃於江表獲經一百餘卷
並是前録所遺及諸闕本隨得福利
處處傳寫未住大禪定寺弘法為務
春秋良序頻往藍田登山臨水欣其
得性唐初卒
釋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幹威稜不怯
邪障鬼神林屋聞有栖止無往不降

淨持戒地明解攝論履遊名教清遒
不群住大興善博綜機要榮達敘顧
辭章言令寫送有法仁壽置塔勑召
送舍利于泰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至
入塔相續流照岳上白氣三道下流
至于基所岳神廟門無故自開如是
者三識者以為神靈歸敬故也四年
建塔又送于隆州禪寂寺初至設齋
忽有野鹿從南山下度嘉陵江直趣
塔所人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訖
其鹿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熖高
數丈青赤流集衆人同見三日打剎
合州喜捨紫雲覆塔雨金銀花遍於
城邑其掬得者乃有五色相鏤又獲
舍利五枚於天花上浮泛旋轉合散
隨心州內修梵寺先為文帝造塔有
一分舍利欲與今塔同日下基其夜
兩塔雙放光明朗照幽顯至曉方滅
同覩此瑞無數千人將下之晨又雨
銀花變轉非一重還京室敢革前度
專修禪悔晝夜十有二時礼五十三
佛餘則加坐正念畢世終業
釋寶積姓朱冀州條人割略愛網訪

道為任浮遊靡定不存住止齊亡法
毀潛隱太山迴乎曾究乃經年稔開
皇十四年隋高東巡候駕請謁一見
便悅下勅入京住勝光寺講揚智論
及攝大乘而體量虛廓不計仇隙曾
有屛毀達其耳者解衣遺之曰卿見
吾過真吾師友仁壽初年勅送舍利
於華岳思覺寺寺即左僕射楊素之
所立也初下之晨雲垂四布雪滿山
邑天地奄暗逼目無見及期當午忽
尒天清日朗現五色雲於塔基上去
地五丈圓如輪蓋遙有見者望其蓋
上朱光赫弈團團直上遠連天際暨
于覆了雲合光收還如晨旦積後卒
於京室

釋道端潞州人出家受具聽覽律藏
至於重輕開制銓定綱猷雅為宗匠
晚入京都住仁法寺講散毗尼神用
無歇時程後舉後學欽之加復體尚
方言梵文書語披葉洞識了其深趣
勤心護法匡攝有功仁壽中年勅送
舍利于本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
無水忽有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疴

夙痼飲無不愈別有一泉痼飲尋差
若咽酒肉必重發動香量持戒永除
休律端以事聞後還京寺常樂弘演
終于本寺
釋道璨恒州人慧學如神鑽求攝論
華嚴十地深鏡伏言解其由緒志尚
幽靜不務香華重義輕財自小之大
後入關華便住勝光訪道求賢栖遑
靡託仁壽起塔勅召送舍利于許州
辯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無盡
異忽放大光通燭院宇舍利上踊金
瓶之表又放光明遶瓶旋轉既屬炎
熱將入塔時感雲承日覆訖方滅又
於塔側造池供養因獲古井水深且
清輕軟甜美舉州齊調一從此井而
無竭濁莫不嗟嘆璨後不測其終
釋明芬相州人齊三藏耶舍之神足
也通解方俗妙識梵言傳度幽旨莫
匪喉舌開皇之譯下勅追延令與梵
僧對傳法本而意專撿失好住空閑
味詠十地言輒引據闡論清巧遍揚
寧倫仁壽下勅令置塔于慈州之石
窟寺寺即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

背文宣陵藏中諸雕刻驚動人鬼岑引舍利去州三十許里白雲擁起從寺至峯長引不絕耿耿橫空中有天仙飛騰往返音曰方減明旦將曉還有白雲長引來迎雲中天仙如昨無異人衆同見顧目逗論識者以為石屋之與鼓山連接谷尔竹林仙聖響應之乎既至山塔東西有泉衆生飲皆病愈芬後平于興善所著衆經如貴氏錄

釋僧蓋恒州人曾遊太原專聽涅槃晚至洛下還綜前業蓋聞經陳念慧攝慮爲先遂廢聽業專思定學陶思既久弥呈心過遂從斯習後入京師周訪禪侶住大興善寺雖緘默不務世談逆爲異乘略不露口吐言清遠尠不高之仁壽二年勑送舍利于洛州四年又勑送于澌州之法相寺初營石函本惟青色及磨治了變爲雜錦布彩鋪發又見僧形但有半身及曉往觀僧變爲佛光焰神儀都皆明皆又現三字云人王子也佛前又現雉鷄之象飛龜圖具或現仙鳳天人

諸相甚衆南鄉縣民多業屠獵因瑞發心受戒永斷後於他日有採栱者於法相寺南見有樸樹乃生奇異果僅有百顆其色紅赤如蓮欲開折取二枚来用供塔官庶道俗千有餘人同往折取味如蒲桃并果表奏帝驚訝其瑞盖後住禪定寺唐初即世九十餘矣

釋曇瑎江都人少學成實兼諸經論涅槃大品包藴心目雖講道時執而以慧解馳名每往法筵亟陳論决徵據文旨學者憚焉常讀經盈箱滿案記注幽隱追問耆老皆揖其精府又啓其志瑎乃為斟酌通問盤梗自江左右歷覽多年傳譽不爽實鍾華望煬帝昔為晉王造寺京室諸方搜選延瑎入住内史令蕭琮合門昆季祖尋義學屈礼歸心奉以家僧携現大小常處第内晨夕歡娛講論正理惟其開悟仁壽之末勅送舍利于濕州環谷山山谷寺古傳云昔有齊人郭智辯數遊環山之陽世俗重之因以名焉此寺即蕭齊高帝之所立也

林崖重映松竹交參前帶瑑川北背
峻嶺江流縈繞寔為清勝揩巡幽地
仍搆塔焉初正月內當擬基處屢發
金光如一綖許十餘日中然後方息
舍利恰到如即置基先不相謀若同
合契皆大慶也又初到治天本元陽
人物燋渴衣降大雨高下皆足無不
賴幸又放赤光流矚如火行道七匝
又放大光被諸山也五千餘人咸蒙
斯瑞及懺罪營福不可勝言晚承故
業迄于隋運後住弘善以疾而終春
秋八十有三武德初矣
釋道貴并州人華嚴為業詞義性度
寬雅為能而於經中深意每發精彩
有譽當時加以閑居放志不涉煩擾
市肆俳優未曾遊目名利貴賤故自
絕言精潔守素清真士也晚在京師
住隨法寺擁其道德閑守形心及建
塔之初下勅流問令送舍利于德州
會通寺至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甕
許久之方滅有一婦人躄疾多載聞
舍利至舉來塔所苦心發願乞蒙杖
步依言並愈疾走而歸將下塔時忽

有大鳥十二形相希世不識名目次
第行列旋遶空中正當塔上覆說方
並黃後鎮業京華不測其終
釋僧順貝州人君學涅槃文疏精粹
志勤策三塊勝艱苦常樂弘法於国
國中無緣拘繫假詐良善又書既劾
方便雲他投身枉梏情志欣奉監獄
者愍斯厄苦將欲解免方取經疏鋪
舒詳讀旁為因緣說法勸化事本無
跡深蒙放釋出獄之日猶恨太早有
問其故答曰吾聞諸聖地獄化生難
不速彼且事微韜閻皇隆法杖步入
閑探訪經術住玄法寺及後造塔勑
召送舍利于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
井中來酸苦水色又赤無敢嘗者及舍
利至色忽變白味如甜蜜至造塔所初
放赤光又放白光通照寺內七日辰
時天雨白花如雪不落紛紛滿空及
下塔時白鶴九頭飛翔塔上下函既
了方乃北逝順後還京遊尋行業居
逕初興巡撫山世年既遲暮欲事終
心行至蒲州靈山南足遇見古寺僉
廢用壞形像縱橫即住修理先有主

續高僧傳第二十六　第十七張　明　凱

護乃具表請武皇特聽遂得安復今
之津梁寺是也僕射蕭瑀為大檀越
福事所資咸從宗國僧衆濟濟有倫
理焉順後卒於住寺春秋八十餘矣
釋法顯雍州扶風人厥姓齊氏生平
志尚禪數為宗文字紙筆性不遊履
沉默寡欲不為世累其師法開定門
幽秘殆是不測元魏之末住京地王
寺與實禪師齊鶩朝野兼以簡約清
素華貴傾屬顯遇斯明匠承奉累年
傳者師宗頗接徽緒住日嚴寺仁壽
末歲置塔隴州下勑令送顯發自帝
京奉轝至彼藥王寺內外寺去州一
十餘里福狹邪仄殊非形望乃移近
州北三王山下背崖臨水高勝博敞
仍構大塔放大光明闔境同觀欣其
罪滅顯因其所利即而利之廣說法
要傾其心惱當斷一會榮嘆成諠晩
還入京聚徒綜業每年歲首受具
者多顯為開發戒緣鼓行壇儀引衆
清衆即而惠之後終時也將八十矣
釋僧世青州人負笈問道無擇夷險
觀其遊履略周方岳而雄氣所指鋒

刃難當時地論是長偏愛喉舌豊詞畳
難名聞齊魯開皇入京住興善寺長
遊講會必存論決仁壽下勅召送舍
利于萊州之弘藏寺四年又勅送密
州茂勝寺行達青州停道藏寺夜放
赤光從房而出直指東南尒夜密州
城內又見光明從西北来相如火炷
藂焰非一遶城內外朗徹如日預有
目者無不同覩後乃勘究方知先告
既至治所雨夜放光如前遶城朗徹
無異及世舉瓶欲示大衆忽然不見
後至寺塔復放大光通照寺宇行道
初日打刹教化舍利二粒見于瓶內
及造石函忽變為金如棗如豆間錯
函底餘處並變為青琉璃因具圖表
帝大悅也後還京不久尋卒
釋法周不知何許人狀相長偉言語
高大涅槃攝論是所留神稠會勝集
每預登踐身相孤拔多或頤問由是
振名者復繫於德矣初住曲池之靜
覺寺林竹藂萃蓮沼槃遊縱達一方
用為自得京華時偶形相義舉如周
者可有十人同氣相求數来歡聚偃

修茂林賦詠風月時助号之為曲池
上智也仁壽建塔下勅送舍利于韓
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鴿飛入
函內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塼塔
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
青瓷作之上圖本事舍利到夜各放
光明如焰上衝四方衆皆一時同見
數數放光至于未入空中如絳長三
丈許諸佛聖僧衆相非一皆列其中
周後復往大禪定寺唐運初基為僧
景暉於仁壽坊置勝業寺五周經始
勅知寺任又改坊名還符寺号初暉
同諸僧侶住在長安晩又變改常度形
同俗服栖泊寺宇不捨戒業言語譏
伏時符讖記高祖昔任岐州登有前
識既承大寶追憶往言圖像立廟是
彰徽号自周積年處任二衆事奢華
房宇趣充僧事僅足貞觀之始以疾
而終八十餘矣
釋慧誕雍州人學究涅槃及通攝論
每登講席有名京室即曇延法師之
學士也住延興寺仁壽下勅召起塔
于杭州天竺寺住住靈隱山林石岑

續高僧傳卷二十六　第二十張　明曾

頭寶來仙聖初構塔基多逢伏石指
得一所是古石函旁推其際固不可
測函用今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
如昔莫誕還本寺講授爲常雖非卓
犖亦例能色貞觀初年卒于本寺七
十餘矣臨終清言安詳神色無異頓
諸法屬深累住持通告好住怙然神逝
釋智光江州人尼論師之學士也少
聽攝論大成其器言論清華聲勢明
穆志度輕健鮮忤言諍譏收推下爲
時所重開皇十年勅召尼公相從入
京住大興善寺仁壽創塔召送循州道
經許部行出城南人衆同送舍利至
峯忽放光明高出丈餘傾衆榮慶光
至舍州寄停寺內其夜銅鐘洪洪自
鳴連宵至旦驚駭人畜及至食時其
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塔寺當下舍
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蘊光
白曜日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
論有名秦壤晚默談說歸靜林泉寺
還廬阜屏絶人事坐禪自節卒于山舍
釋智稜雍州人習誦衆經意存禪觀
嘗到寺請夜使坐禪蕭散無爲一不存

世界住弥善寺開居綜業仁壽中年 續高僧傳第二十六 第二十張 間
起塔秦州之永寧寺下勑令送既至
塔所夜逢布薩異香如霧七結入門
合衆同怯欲所開見又於搭上刹柱
之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蹈深二分
十指螺文圓相周備推無蹤緒蓋神
瑞也又降異雲七聚塔上又雨天花
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讃嘆佛聲官民
道俗相慶騰踊教還本寺綜業終年
釋圓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
經略言行所表必詢猷爲晚住京寺
策名基省仁壽末歲下勑造塔於廉州
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餘里道俗導
引竟列長幡南風勁利樹林北靡惟
有幡脚南北相分雖爲風吹都不移
乱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蛉二
枚各在盤上相當而住形極麁大長
五寸許色麗青綠大如人指七日相
續如前停住行道既散欻然飛去比
後下塔還復飛来填埋都了絶而不
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五色慶雲狀
如傘蓋方直齊正如人所爲雲下見
一白鵠翔飛旋轉事了俱散起還京

室不測其終

釋慧藏冀州人初學涅槃後專講解
禁守貪競絶迹譏嫌妄詳詞令不形
顔色入京訪道住光明寺仁壽中年
勅召置塔于歡州初至塔寺行道設
齋當其塔上景雲出見彩含五色有
若花蓋綺繡錦繢無以加焉從午至
酉方始隱滅又延興寺僧法順者聽
習涅槃善守根禁退讓自節負德無
傲勅往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
初至其地耕者見光尋而掘之獲金
銅弥勒像一軀形質瓌異即而供養
並不測其終

釋寶憲鄭州人寶鎮律師之學士也
童稚依止即奉科條審量觀能具承
大法受具之日但奉文言至於行摸
並先具委有師資焉有弘業焉開皇
之始與鎮同來住大興善威儀調順
言無涉俗仁壽奉勅置塔洪州即豫
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既失
正溜湿濘不通人力殆盡無前進理
程期又逼道俗遑懼憲乃憑心舍利
請垂通涉忽降白鳥船前緩飛乍來

乍去如有引導即遣隨逐逐逐水脉 續高僧傳卷廿六 第十三張

迴夕泒舟安達無障至還京室寺事

卒也

擇法朗蒲州人學涉三藏偏鏡毗曇

開割篇聚不阻名問加復器用平直

無受輕陵決斷剛正未私彊禦後住

勝光披究律典經其房戶莫不懍然

仁壽二年勅召送舍利於陝州大興

國寺寺即皇考武元本生處也故置

寺建塔仰謝昔緣初達州境大通善

法演業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來而

通照寺內朗徹無障善法寺中見三

花樹形色分明四月二日靈勝寺中

夜忽放光五色彩雲合成一蓋遍覆

為州比靈輦入城雲蓋方散又有五

色彩雲從乾巽二處紛紛而來至於

塔上相合而住及掘塔基下深五尺

獲一異鳥狀如鸜鵒色甚青黃巡行

基趾人捉無畏唯食黃花三日而死

又青石為函忽生光影表裏洞徹現

諸靈異東西兩面俱現雙樹樹下悲

有水文生焉函內西面現二菩薩南

邊金色北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二菩

薩坐花臺上各長一尺並放紅紫光明函內南面現神足像合掌向西函脣西面又見臥佛右脇而偃首北面西函外東面雙樹間現前死鳥傾臥須臾起立鳥上有三金花其鳥西南而行至臥佛下住立不動凡此光相從巳至未形狀儼然命人圖寫上紙素訖方漸歇滅又將下日忽然雲起如煙如霧團圓翳日又如車輪雲色條別又如車輻輪輻雲色皆如紅紫人皆仰視其相嘆惟希遇藏瘞既了天還明淨失雲所在當斯時也寺院墻外咸見幡蓋圍遶謂言他處助來供養事了追問一無蹤緒朗慶斯神瑞登即奏聞晚還京師以疾而卒

釋曇遂雍州人初學大論後味唯識研精攝論選其幽理每言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故得名稱高遠有通美焉然復慎守根門勤修戒檢住真寂寺掩關勵業仁壽中年下勑送舍利于晉州法吼寺初停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色又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

滅又從舍利輦所至於塔基而發瑞
光三道如采色如朝霞聚然至下
塔之內又放光明隱顯時現大都為
言七日之內瑞靈雜沓相仍不絕還
京服業迄于唐運八十餘年矣
釋曇觀吉州人七歲出家慕於法宇
及進具後尋討義門偏宗成實袪析
玄滯後以慧解亂神奔也乃返焉豫
源攝慮嚴壑十六持勝猶所留心神
呪廣被銷弥邪障高問周遠及于天
闕開皇之始下勅徵召延入京室住
大興善供事隆厚日問起居屢上謁
庭坐以華褥帝親供侍欽德受法觀
寬厚敦裕言無浮侈深得法忍善樂塵
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氣常在所獲
信施並入僧中房宇蕭然衣鉢而已
時俗流湎之大雅尚之也仁壽中歲
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定林寺初停公
館即放大光掘基八尺獲銅浮圖一
枚平頂圓基兩戶相對制同神造雕
鏤駭人乃用盛舍利并置內恰得
相容州民會臣海者患症十年聞舍
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為三分

色如黃金下沉作舉又見三佛從空
而降即能陳述詞句如流觀還京都
不委終事
釋靈達恒州人先在儒門備綜經史
唯見更相圖略時有懷仁抱義然復
終淪諸有未免無常乃擇髮道流希
崇正軌從遠公學義咸知大意因即
依隨三業無捨及遠之入京華慕義
相從晩住延興退隱自守端緘身心
終月禪嘿衣食麤弊一不希華美仁壽
中勅召送舍利於本州龍藏寺初定
基趾聞有異香漸漸芬烈隨風而至
遍於寺內有民金玄瓚者住在寺側
先患鼻塞二十餘年莫知香臭當于
此日忽聞香氣驚尋至寺因尔鼻差
又雨天花從空而下光彩鮮淨晃若
金銀先降塔所後及寺院道俗競接
輕薄如鏤下舍利說有雙白鶴旋於塔
上良久翔逝達後連尋定業追訪山
世不顧名實頭陁林塚雖逢神鬼都
不怖懼大業之始終於基藥初不委
之村人恠不乞食就看已卒加趺如
在因合淋瘞於杜城窟中

釋僧昕潞州上黨人自鷟道法律周
聽大小遍諸禪律莫不登臨傾渴身
心無厭不赴而導戒愚智衆通諠靜
昕一其正度恭慎擯經聆其披指曾
不忽忘初衆見其恆目亰言絕杜論
道皆号為矇叟也後有智者問其文
理咸陳深奧輕浮章句略不預懷有
問其故荅曰勿輕末學妙德常蔵惟
夫大覺方能靜照盛德明約可無細
瑕愚師軌物時有通悟惟自兩明鄙
鑒方取會不得以法累人致乖衽奉
暨周滅二教逃隱泰山大隋開法還
歸聽習遊步洛下從學遠公十地涅
槃咸究宗領後入關住興善寺體度
高亮不屈非濫時復談講辯詞迅舉
抑揚有度至於僧務營造情重勤切
躬事率先搭搥運涉仁壽中歲置塔
毛州護法寺下勅令送舍利初至公舘
有沙門曇義者高行名僧聞諸舍利皆
放光明我等罪業一無所現即解衣
為懺燒指為燈竟夕供養明旦出光
遍屬人物又出金瓶迴旋行道青赤
白光三色流照經于信宿其光乃隱

四月七日初夜放光赫赤焰絲滿佛
堂内須臾出戸流照四掊將入函時
又放赤光烈盛逾日通夜又放照于
函内四月十日天花如雪從空乱下
五色相間人皆投得又感異香微風
普遍熏塞寺内其函忽變為青琉璃
内外通徹人以白綾周匝數重湯覆
其函又加軌累灰泥其上尋照其泥
還如函色又灰泥上畫作十花飾以
金薄及成就後唯一金色餘花皆采
未下塔前有張世讓清信士也常持
八戒遠離妻孥靜室誦經乃聞輦所
梵讚之聲出戸看之見有群僧各執
香花遶旋供養迫之遂失又見天人
持諸幡蓋及以香花東南飛來當于
塔上變成大雲旋空良久又見百餘
沙門在塔基上執篇輦土之陪増者
比又明晨寂無所見時經夏暑土地
乾燥人皆思雨應念即降二四寸許
川野除煩沙丘縣民路如意者迴心
信佛望見光相路雖遠映舉目徹見
寺僧五人在佛堂内又聞塔邊音樂
讃嘆聲振亮遠重雨天花滿四十里

塔基倍多所慶斯來瑞即見泰聞說
遂資業不測其年
釋玄鏡越州人立志清貞不干流俗
四分一律文義精通不樂闡揚恒尋
異部激發達順云章廢立有神彩
焉住空觀寺開散優遊無爲僧也仁
壽二年奉勅置塔本州無際寺建基
趾日尋放赤光變轉不常或如形像
乍似樓闕又出白光時吐大小巡繞
瓶側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綠相間
三度乃止又於光內見佛像形長二
尺餘坐蓮花座并有菩薩挾侍嚴儀花
卯至酉方始歇滅當此之時有目皆
覩鏡還空觀復學禪宗居止東院合
集同侶多行頭陀遂終其寺也
釋智揆冀州人愛慕涅槃淨持戒行
不重榮渥知足無求住弘濟寺開門
習業僧衆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每處
勝遊推其名實而揆弗之顧也退屏
自修若無聞見仁壽之歲弘塔四方
有勅召揆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初
屆治所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遞
發有尼智曠今疰積年因礼發願乃

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即除有
患重者聞斯嘉慶伏枕發願亦蒙光
照平復如本方来塔所其例衆夥不
復具書又揚大眼者先患兩目冥無
所見牽来至舉七願求恩即見舍利
如本明淨斯例復衆四月八日下塔
既訖西北雲来雨花塔上紛霏如雪
色似黄金寺院皆遍道俗收取狀如
金花感一黒狗莫知由来直入道場
周旋行道每日午後與餅不食與水
便飲至解齋時與粥方食寺内群犬
非常噤惡一見此狗伍頭畏敬不敢
斜視塔所樹碑厚三尺半忽發光彩
狀如琉璃映物對視分明悉見又見
象六並現石碑内至五月末来於其碑
中七變相狀或為佛像聖僧雙樹衆
瑞非一並以事聞撿晩從迹終南居
閑禅寂登陟嵓巖數往而不返
釋僧範冀州人學大小乗靜務心業
追師禅念傾屈盡礼所獲定要倍於
同侶住勝光寺以慧解見推及帝建
塔下勅徵召送舍利於本州覺觀寺
每至日没常放光明黄赤交熖變化

非一沙門僧辯患耳四年聞聲如壁
一覩舍利兩耳洞開有逾恒日州民
穪法會左足攣跛十有餘年委杖自
扶来礼乞願尋得除差放杖而歸範
目覩霊驗神道若斯信知經教非徒
虚誕但由誠節未著故致有差後歸
本寺還遵前轍未詳其卒
釋寶安兗州人安貧習學見者敬之
初依慧遠聽涉涅槃博究宗領周滅
齊亡南投陳國大隋一統還歸鄉壤
行次湮洛又從遠焉因仍故業弥見
深隱開皇七年慕義入關住淨影寺
當遠盛日法輪之下聽衆將千講會
制約一付安掌于時遠方輻湊名望
者多難用緝諧故在斯任安隨機喻
接匡救有儀雖輿徵治而無銜怨各
懷欽歎登白穪馬講十地涅槃純熟
時匠性存攝嘿不好揚演有問酬對
辯寫泉流仁壽二年奉勅置塔於營
州梵幢寺即黃龍城也舊有十七級
淨圖擁在其内安置舍利當夜半上
並放白光狀如雲霧初惟一丈漸大
滿院明徹明然良久乃滅前後三度

相類並同舊有石龜形狀極大欲作
函用引致極難並石規摸斲截成函
三分去二恣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
平成擇日從期內懷憂灼比曉看之
其石稱函自然合揩不勞錯琢宛尒
成就函雖神造計應大重薄用拖曳
輕迅若馳不勞至寺便依期限深慶
情願晚還京寺不測其終

釋寶巖幽州人標意十地次綜毗曇
未究成實故於宗部涉獵鮮焉戶牖
玄文蹤條本幹時傳留傳而性殊省
事不樂談說苦祈數散精理裁揚住
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無事交厚仁
壽下勑召送舍利于本州弘業寺即
元魏孝文之所造也舊号光林依岑
帶澗面勢高敞多挾徵異事邁清嚚
故使行僻之徒必致驚悚由斯興衆
濫迹希過自開皇將末舍利到前山
恒傾搖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動自
息又仁壽初歲天降剃刀二十三枚
用甚銛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用以
剃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
馬瑙光似琉璃內外照徹紫焰光起

函外生文如菩薩像及以衆仙禽獸
師子林樹雜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
大光明照天地有目皆見巖事了
還不測其乎

釋明馭瀛州人初學涅槃後習攝論
推尋理源究括疑滯晚遊鄴下諮訪
未聞隱義重玄皆所披覽開皇八年
来儀帝里更就遷師詢求攝論意旨
弘廣容姿都雅人有勃怒初不改容
衆服其忍力也住無漏寺講誦為業
仁壽中年勑請送舍利于齊州崇梵
寺寺基帶危岑多饒異樹山泉盤屈臨
俯眺天寔佳地也剋日將下寺有育
王瑞像乃放三道神光遍于體上金
石榴色明晃奪精經一食頃乃遂漸
歇又聞磬聲搖曳長遠寺東巖上唱
善哉聲清暢徹心追尋莫委又舍利
函上光高三尺狀如花樹亦送舍利
分為二粒出琉璃瓶相隨而轉並放
光明有黃白雲從西南来聲如雨相
流音樂聲正當塔上凝住不動復見
二花從雲中出或時上下大鳥群飛
迴旋塔上又於雲中現仙人頭其數

無量於此之時華州城人見諸仙人
從空東来向于魏州取當斯運欣慶
嘉瑞說不可盡民一百捨物積之如山
並用擁塔沙門五人生逢奇瑞捨戒
為奴供養三寶因勒銘紀廣如別傳
獻后昇遐造禪定寺召而處之遂終
世矣
釋道生蒲州人延統是其師也名父
之子係迹厥師雖雅尚未齊而思力
方遠仁正致懷聲色無染受持戒護
躭詠文言四分一律薄霑聲教講誨
時揚器法難擬住興善寺卓卓標異
日不斜眄威儀安怗衆勞憚之仁壽
二年勅召送舍利于楚州初停公館
感一野鹿直入城門防人牽来詣舍
利所自然屈拜馴善安隱生回尒為
舍利可上井階必若他緣隨意而去
鹿聞此語遂即升階出入帳前往還
無難乃為說歸戒鹿乃頓頭香案如
有聽受因以繒帛繫之即舐人手夜
卧舉邊或往生房經停兩宿自然退
出還歸荒野及當下回白鶴兩雙飛
旋塔上覆訖方逝生覩斯瑞與諸僚

屬且未以聞并銘斯事在于塔所既
還京室不測所終
釋法性兗州人少習禪學精厲行道
少欲頭陀孤遊海曲時復入俗形嶮
所資終滔林阜沉隱為任開皇十四
年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召入京住
勝光寺仁壽之年勑召送舍利於本
州普樂寺初營外函得一青石錯磨
始了將欲鎣飾變成馬瑙五色相雜
文彩分明函內斑剝雜生白玉凝潤
光淨函之內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
當入函時正當基上白鳥一雙翱翔
緩飛遶塔而轉塔西柰樹枝葉並變
為真金色及文帝既崩置大禪定延
住供養遂卒于寺八十餘矣
釋辯寂徐州人少以慧學播名汎浪
人世遊講為業末在齊都專攻大論
及阿毗曇心未越周年粗得通解會
武平末歲國破道亡南遁汝陰復師
三論神氣所屬鋪其新理開皇更始
復返舊鄉素梓仍存友用徂落西入
京室復尋昔論龍樹之風復由光遠
仁壽置塔勑召送于本州流溝寺及

初達也舍利塔所忽見異光照寺北
嶺及以南山朗同朝日又於石佛山
內採石為函磨飾纔了彩文間發爰
炳光現山海禽狩仙人等像俗出其
中雖復圖取十不呈一晚綜前業流
散京華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測其終
釋靜凝汴州人遷禪師之門人也早
年聽受深閑邪正經律十地是所諳
求後師攝論偏嘗幽顯常樂止觀掩
關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
靜狀如愚叟世間之務略不在言人
不委者謂為庸劣同住久處方知有
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慶弔塊然卓
坐似不能言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住
興善寺仁壽二年下勅送舍利于杞
州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
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基上瘞
訖遠逝更有餘相凝為藏隱亦出一
二知大聖之通瑞也餘則隱之不書
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不久
而終

釋法揩曹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賢
統而為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

[illegible]
受具後專攻四分雲暉兩匠振錫晉
都備經寒暑伏西諸章皆賜其深奧
無所了遺及齊法俱主南避淮表壽
山之陽隨開律教開皇首歲大闡法
門還返曹州欲終山水將趣海岸而
道俗邀留不許東鶩措性虛靜更於
城北三里左丘山營造一寺名曰法
元高顯平博下臨城邑遙望發心皆
來受法未為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久
在塵累不無流轉便入閑壤觀化京
都住揚化寺復揭戒律仁壽置塔奉
勅送舍利於曹州措以初基有由欲
報斯地表請樹塔還置法元上帝不
違任從所請初達曹部置舉州內虔
現神瑞備如別紀但學未經遠難得
遍知故略編之想未繁撓日別異見
具如後述於三月十四日中時見佛
半身面白如玉舍利與前佛頂之上
黄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味甜
逾蜜現於赤光遍於城上須臾流照
達于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白色
鮮明其日申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
中有白雲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

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時復有
光影見雲氣內有三蓮花雨兩雙樹
下有佛像樓閣樹林杳重而生上有
立菩薩像辰時又見金色光明出沒
漸大巳時復見重閣閣上有樹葉如
貝多旁立聖僧午時復現雙樹之形
下列七佛申時雙樹又見一佛二菩
薩像三花承足又見天人擎花在空
黃師子等亥時帳後見千佛形舍利
室內出黃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樹
黃雀一頭及以光雲師子等像辰時
又見金翅鳥身飛龍樹林寶蓋等
像旁現二菩薩及黃師子巳時又見
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黃衣居士白色
師子蹲踞石上又有雲氣樹林樓閣
菩薩午時又見白色雲氣寶幢樹林
青色師子申時又現雙樹繁茂須臾
變為宮殿樓閣佛坐花臺其色黃白
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上六天
一時見身四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
之時天雨白花飛颺不下卯時又見
諸天寶蓋樹側菩薩及黃師子辰時
又見大蓋雨重衆寶莊嚴下坐菩薩

及自師子踞在石上帳上又見光影
瑞氣氣中金光作大作小下有蓮花
時開時合又雨天花大者在空面闊
尺餘小者遍地狀如桃花已時帳後見
三諸天三師子及蓮花水池午時將下
又見雙樹并立菩薩舍利忽分以為
五粒流轉光曜四月九日塡平已後
帳後板上光影之內疊石文生又見
大樹青衣沙門執爐而立又感異香
郁烈人鼻措具列聞帝大悅令圖繪
之以流海內自仁壽創搭前後百餘
感徵冣優勿高於措後以常業終於
本寺
釋智能李氏懷州河內人布意達塵
束懷律教收聽令譽風被河右開皇
之始觀道渭陰隨奉資行住轉輪寺
仁壽置塔奉勑召送於青州勝福寺
中處約懸峯山叅天際風樹交結逈
睇千里古名巖勢之道場也元魏末
時創開此頴初置基目踏山鑒地八
丈三尺獲古石函長可八尺深六尺
許表裏平滑殆非人運所謂至感冥
通有祈斯應矣及下舍利大放光明

擬溢山字道俗俱見乃至出沒流轉
變狀亟論能晚還寺更崇定業林泉
插託不預僧倫逃名永逝莫測其終
釋曇良姓栗潞州人十六出家專尋
經典及長成德以大論傳名兼講小
經接敘時俗亟發歸信為眾賢之賞
入京遊聽住真寂寺文帝下勑召送
舍利于亳州開寂寺將欲起塔先造
石函地非山鄉周訪難得良曰待覓
得石期至亟成但發勝心何緣不濟
乃要心祈請願賜哀給忽於州境獲
石三枚底廂及蓋各是異縣運來合
之宛是一物眾嘉異之具聞臺省良
性樂異迹周覽觀之亳州西部穀陽
城中有老君宅今為祠廟廟前有栢
三十餘株碑文薛道衡製廟東百餘
步老君母宅亦有廟舍次西十里有
苦城即傳所云李聃苦縣人斯處是
也還歸本寺專誠懺禮食息已外常
在佛前唐初卒也八十餘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
遊聽洛下訪訊明哲終日插遑衣服
麤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

論陶染積時遂復幽極隨京室為慕
義學士同倡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
塔勑召送於蘇州舍利將至井乳出
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甎函內
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瓶內旋遶
呈祥同藏大塔嵩還京室住總化寺
飡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志載
奉之一鉢三衣盈長不畜遵經聖行
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
歸魏封于襄陽因累居之十餘世矣
七歲初學尋文究竟無師自悟敬重
佛宗雖晝權俗緣令依學侶而夜私
誦法華音文純熟二親初不知也十
三拜辭即蒙剃落更諮大部情因弥
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携帙洛濱依
承慧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
導後入關中住靜法寺仁壽置塔勑
召送于瓜州崇教寺初達定基黃龍
出現於州側大池于角身尾合境通
矚具表上聞嶷住寺多年常思定慧
非大要事不出戶庭故往參候罕覩
其面末以年事高邁勵業弥崇寺任

衆務並恚推謝唐初卒也七十餘矣
釋道顏姓李氏定州人初學遠公涅
槃十地領牒樞紐最所精贍後講授
明學聯塵道啓東川開悟不少後入
京輦還住淨影寺當達盛世居宗紹
業仁壽中年置塔赤縣下勅徵召送
舍利于桂州初入州境有鳥數千爲
飛行列束迎輿上從野入城良久方
散及下安處感五色雲靉靆垂布匝
衆基上餘便廓清日曜天地後返京
邑常尊上業唐運惟新宇内尚梗崇
樹齋講相循淨影因疾而卒春秋七
十餘即武德五年矣臨終清漱手執
香爐若有所見奄然而逝自顏之處
世也衣服麁素不妄用從行必以時
情避嫌郄言必詳審深惟物忤又兼
濟禽畜慈育在心徵經檻頻便即垂
泣不急童稚不行撻叱縱有輕陵事
同風拂顧諸屬曰天久去也何煩累
人故荼無常得其旨矣
釋淨辯姓韋齊州人少涉儒門備聞
丘索孔墨莊老是所詢諜忽厭浮假
尋遂出家經律具嘗導遍幽極復經

名教遊世山林受習禪門息緣靜處
開皇隆法入住京師依止遠公住淨
影寺更學定境又從遷尚受攝大乘
積歲研求遂終此業曾與故友因事
相非彼加言謗譏終不雪又委由問
答曰吾思其初結交也情欣若殄豈
以後謗復陳其失時以此高之後勑
召送舍利於衡州岳寺本号大明即
陳宣帝為思禪師之所立也行達江
陵風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猶未靜又
迫嚴程憂遑無計乃一心念佛衝波
直去即蒙風止安流至下既入湘水
泝流極難又依前念舉帆利涉不盈
半月便達衡州又至岳寺附水不堪
巡行山寺平正可搆正當寺南而有
伏石蟠乃執爐發願必堪起塔願降
祥感便見岳頂白雲從上而下廣可
一疋長四十里至所迁基三轉旋迴
久久自散又感異香形如煎沉收獲
數斤氣煙倍世道俗稱慶因即構成
初此山僧顗禪師者通鑒僧也曾有
一粒舍利欲建大塔於寺十年都无
異相及今送至乃揚瑞迹黄白大

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縣治顯明
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見
古老傳云此寺立來三百餘年但有
善事必放光明經今二度將非帝王
弘福恩與衆同感見之來誠有由矣
辯欣斯瑞迹合集前後見聞之事為
感應傳一部十卷後興禪定復請住
之大業末年終於此世
論曰夫吟嘯之鼓風雲律調之通寒
暑物理相會有若自天況乃神道玄
謀義乖恒應而可思也故聖人之為
利也權巧衆途示威雄以攝生為敦
初信現光明而拔物情在悟宗覲模
之道既弘汲引之功無墜至於混小
大之非有均彼我之恒儀齊色心於性
空絶形有之流轉幽通而楊化本極
變以達神源斯道窮微非唇言也然
則教敷下土匪此難弘先以威權動
之後以言聲導之轉發信然所以開
萌漸也像末澆薄法就崩離神力靜
淤通感殆絶二石之世澄上揚名雨
蕭接繞誌公標德備諸紀錄未敢詳
之頌世蒙俗情多浮濫時陳靈相或

加褒飾孝義本擾顛墜邪婬異之談

林蒸是非之論翳起至如觀音之拔
濟信而有徵大聖之通夢華實相半
斯則託事覩蒙難免語意無涉餘末
想象實假宜緣故得有倫虛掐因斯
以言良有以也圓通之遊聖寺昭達
之涉仙宮信其言焉難窮事矣前傳
之敘遊茅無乖鄙例纂者顯宗通感
創闢玄化之基法本內傳具列靈通
之應或騰虛而現奇或飛光而吐瑞
有晉嘉相雜沓鑄焉曇翼之感育王
陶侃之遊妙德自後繁華難具陳矣
隋高建塔之歲踊瑞紛綸神光囑於
群物至澤通於疾癘天花與甘露同
降靈芝共瑞屋俱程空遊仙聖結霧
來儀水族龜魚行鱗出聽百有餘塔
皆備瑞逼君臣相慶緇素欣幸其德
榮明不可加也然而當年即世式墜
流言俗習常談五福欣其壽考通神
達命三畏君子所以及惕帝銘鑄高
陽開模之始其像頂含翠髻身曜紫
金靈光通普顯五色之希奇瑞花滿
庭開六彩之殊相上下同泰無德稱

馬下詔圖之遠須郡國義當鄉斯序
澤荷福無疆遺厥宗社如山之固尋
復兵飢荐集宇内分崩立曆靈寶率
于身世統詳終古五運非不推遷近
以情求殃慶迷其倚伏又如聖母上
天功高遂舉輪王樹塔禍及凶終何
以明其然乎信由業命之淳薄故感
報果之休咎耳豈以恒人之耳目而
遠筭於三世之道哉若夫卜商貫誼
之為言斑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
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為然何異見
羅紈於筐笥而未識成之由機杼也
覩百穀於倉廩而未知得之由稼穡
也儒之所云命也釋之所云業也命
繫於業業繫於心心發其既參差業
成故亦無准是以違命業之開士知
報熟而無辭迷因果之恒人謂徒言
而不應故焉遷其報施之爽積疑而
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合情而無
以擇斯皆覩流而不尋源見一而不
知二覽釋門之弘教豈復淪斯網哉
夫造業千端感報万緒或始善而終
惡故先榮而後枯或吉凶之雜起故

禍福而同年推色一也等而異而殊
形惟心一也齊百化而無定故無學
或盡於此生往業終於即世有縛感
由於既往受報未止於今時身子悟
理之通人常懷疾惱目連威雄之達
士終經碎身至聖納謗於祇園王子
被讒於清衆偏宗絕粒於陳壤堯湯
遭纏於中原雖玄素之相或乖而業
命之緣無爽是知文陽大寶往福終
於此世崇建塔像今業起於將來交
運相報無識因之致感隋遭兩鏡通
命豈其然乎復有深宮法濟寄神
祝而銷灾慧日法安遙研石而流水
轉明之越巨浸通達之沐炎湯瓊公拜
而邪象崩道英終而大地轉斯德衆
矣其徒繁矣既云神化固不可以由
来擬之輙叙篇中識僧倫之難偶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